

于国畔 秦一 译



Ночной дозор

守夜人

欧洲科幻大会年度最佳作家 | 俄罗斯科幻文学之父

谢尔盖·卢基扬年科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守夜人



[俄] 谢尔盖·卢基扬年科 著

于国畔 秦 一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9-2014-187

守夜人/(俄罗斯)卢基扬年科著;于国畔,秦一
译,一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353-4

I. ①守… II. ①卢… ②于… ③秦… III. ①长篇小
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12637 号

НОЧНОЙ ДОЗОР

copyright © Sergey Lukianenk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林滩克
特约策划:陶媛媛
封面设计:汪佳诗

守夜人

[俄]卢基扬年科 著 于国畔 秦 一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cslcm@publicl.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制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12.5 字数 380,000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353-4/I·4251 定价:39.90 元

本书有助于推广光明事业。

——守夜人巡查队

本书有助于推广黑暗事业。

——守日人巡查队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读者：

“我们两国人民一直对彼此的文学怀有兴趣。《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屈原和李白的诗歌为俄罗斯读者所熟悉，中国读者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库普林，契诃夫和普希金。书籍不仅使我们更好地相互了解，而且使我们学会好的东西，避免坏的东西。正如伟大的孔夫子所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从每一本阅读过的书——这甚至比从一个人那里得到的更多……”

以上这些话是三年前当中国翻译我的第一本书——《幻影迷官》时我写下的。当时我非常希望，这不是一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读者的偶然邂逅，希望在第一本书之后接下来还会有其他的书。这一天果然到来了——《守夜人》就在您手中。

当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本非常俄罗斯化的书。故事发生在俄罗斯，绝大部分人物是俄罗斯人，而且，尽管情节荒诞离奇，但主人公所面临的复杂问题是每一个俄罗斯人都感到亲近并且能够理解的。

现在，随着《守夜人》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出版，我坚信，我们所有的人都很相似。如果俄罗斯的流行书成为英国人和瑞典人，荷兰人和以色列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喜爱的书——那就意味着我们，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之间的相似远远大于差异。因此我希望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守夜人》也会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守夜人。

谢尔盖·卢基扬年科

目 录

致中国读者	1
第一部 自身的命运	1
第二部 自己人里的自己人	149
第三部 自己人里的外人	279
译后记	391

第一部

自身的命运

序 曲

自动扶梯爬升得很慢、很吃力。老站台，没办法。然而，风却在水泥通道里狂灌着——弄乱头发，扯下风帽，钻到围巾下面，吹得人直往下缩。

风不要叶戈尔往上走。

风要他回来。

奇怪，但周围好像谁都没有注意到风。人不多——快半夜了，车站已空。迎面只有几个人过来，叶戈尔这一边扶梯上的人也很少：一个在他前面，两个或者三个在他后面。就这些。

也许还应该把风算上。

叶戈尔把手插进衣袋里，转过身。已经有两分钟之久，从他下车那一刹那开始，就有一种被陌生人盯上的感觉。不知为什么，全然不是恐怖的感觉，而是如同着了魔似的，犹如针扎一般强烈的感觉。

扶梯的尽头站着个穿制服的高个儿男人。不是警察，是一个军人。再往后——是个带小孩的女人，小孩睡眼惺忪地抓着她的手。还有一个男的，挺年轻，穿着鲜橘色的外套，戴着随身听，那副样子就好像在乘车的时候睡了一觉。

没什么可疑的。即使对一个回家太晚的小男孩来说也没什么可疑的。叶戈尔又朝上看了看，那儿有个警察，他靠在锃亮的栏杆上，没精打采地在稀少的乘客中搜寻着可疑的对象。

没什么可怕的。

风推了叶戈尔最后一下，就静了下来，似乎屈服了，明白再斗下去也没用。男孩又往后看了一眼，便顺着被踏扁了的台阶跑了起来。本就该快点。不知道为什么，但应该快点。他又被扎了一下，莫名其

妙又忐忑不安，身上掠过一股寒气。

全是因为风。

叶戈尔蹦进门扉半开的地铁出口，刺骨的寒气卷土重来地扑到他身上。头发瞬间就结了冰——从游泳馆出来还是湿的——那儿的电吹风又坏了。叶戈尔又往下拉拉风帽，不停地越过小摊，钻进人行地下道。虽然地上面的人要多一些，但那忐忑不安的感觉还没过去。他甚至回过头——这时他并没放慢脚步，可后面没人跟着。带小孩的女人往电车站走，戴随身听的年轻男人停在小摊前研究瓶子，而那个穿制服的军人根本就出地铁。

男孩在过道里走着，脚步越来越快。不知从哪儿飘来了音乐声，轻轻的，隐约才能听见，但惊人地愉悦。长笛在细柔地哼唱，吉他弦在沙沙作响，木琴在合鸣。音乐在呼唤，音乐在催促。叶戈尔躲过迎面匆匆而来的一伙人，超过一个步履蹒跚的、快乐的醉酒男人，脑子里所有的思绪仿佛都被风吹光了，他已经差不多是在跑。

音乐在呼唤。

音乐里飞来某些词语……暂时还听不清，声音太轻了，可是却那么诱人。叶戈尔跑出了地下道，稍停了一下，吸一口冷空气。正好有辆电车快到站了。他只需坐一站就差不多到家了……

男孩的脚好像突然木了似的，慢慢地向电车走去。有几秒钟，电车开着门等着，然后车门合上，开走了。叶戈尔呆呆地目送着它，音乐变得越来越响，充满了整个世界，从高大的宇宙大酒店，到不远处的“有脚的盒子”^①——他的家，都听得到。音乐令他步行回家。沿着灯火通明的大街往家走，街上到现在还有不少人。总共不过五分钟，就能走到楼道口。

而到音乐流泻之处似乎更近。

叶戈尔走了大约一百米以后，大酒店就不能再为他挡风了。冰冷的空气扑打着他的脸，几乎盖住了呼唤着他的旋律。男孩摇晃了一下，站住了。音乐的诱惑力消散了，然而那种被陌生人盯上的感觉又回来

^① 有脚的盒子，这是套用“有脚的木屋”这个词语，有支架的木屋指一种古老简陋的农舍。

了，这感觉现在还满满地交织着恐惧。他转过脸——又一辆电车快要进站了。在路灯的光线里，鲜橙色的外套闪了一下。那个和叶戈尔一起在地铁扶梯上上行的年轻男人跟在他后面。他依然那样半闭着眼睛，但却出其不意地加快了脚步，目标明确，他好像看到了叶戈尔。

男孩跑起来。

音乐以一种新的力量重新呼唤，穿破了风幕。他已经能分辨出音乐里的词语了……能，但他不想。

现在，最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沿着大街行走，走过那些关了门却亮着灯的商店，和那些晚归的行人结伴，走在飞驰的汽车旁。

但叶戈尔却拐进了旁边一栋大楼的门洞。音乐往那里召唤他。

这里一片黑暗，只有墙边的两团影子在动。叶戈尔看见他们时像是透过一种雾气，一种暗淡的散发着幽光的雾气。是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他们穿得都非常少，好像院子里不是零下二十度似的。

音乐最后一次飘扬了起来，尖锐而自得。随后沉寂了。男孩感到身体在发软，他全身是汗，双腿站不住了，打算坐在被脏冰覆盖着的、滑溜溜的人行道上。

“好孩子……”姑娘轻声说。她有一张瘦削的脸，两腮深陷，皮肤苍白。只有眼睛看起来还有活气儿，黑黑的，大大的，勾魂摄魄。

“留下来吧……一下下就好……”小伙子微笑着说。他们很相像，如同兄妹般相像，不是因为脸部的轮廓，而是因为一种捉摸不透的、共同的东西笼罩着他们，如同沾满灰尘的半透明的薄纱。

“给你吗？”姑娘立刻把眼神从叶戈尔那儿转了回去。茫然的感觉稍稍减轻了些，但恐惧的感觉涌了上来。男孩张开嘴，可一碰到小伙子的目光他就叫不出来了，就像是被冰冷的胶膜缠紧了似的。

“对。看着他！”

姑娘讥讽地扑嗤一笑。她把目光转向叶戈尔，撅起嘴唇，像送出一个飞吻。她轻声说着叶戈尔已经熟悉的那些词语，那些被编织入魔幻音乐中的词语：

“到这儿来……到我这儿来……”

叶戈尔站着不动。他连逃跑的力气都没了，完全陷入恐惧之中，想喊又喊不出，但他还能站住。

一个女人牵着两条高大的牧羊犬从门洞旁经过。她慢慢遛着，迟缓地迈着步子，仿佛是在水下活动，仿佛是在噩梦中行走。叶戈尔用眼角瞥见牧羊犬扑过来，往门洞里挣，他心里爆发出强烈的期望。牧羊犬吼叫着，但不知怎么，不是那么信心十足，叫声里同时还掺杂着厌恶和恐惧。那女人停了一瞬间，怀疑地朝门洞里张望。叶戈尔捕捉住了她的眼神——淡漠而又空洞，如同望向一片空地。

“走！”她使劲拽了一下狗链，牧羊犬欢跳着回到她的脚前。

小伙子低声笑起来。

女人加快了脚步，很快就不见了。

“他没动！”姑娘善变地喊起来，“你看哪，他没动啊！”

“加把劲儿，”小伙子短促地吩咐道。他皱着眉头，“你要学习。”

“来，到我这儿来！”姑娘说着，更坚决了。叶戈尔站的地方离她只有两米远，但似乎让他主动走过这段距离对她很重要。

叶戈尔明白，他再也无力抵抗了。姑娘的目光一直凝视着他，如同无形的绳索，她的声音在呼唤着他，而他对自己无能为力。他知道不能走过去，但还是迈开了脚步。姑娘笑了——整齐的黑牙在闪光。她说：“摘下围巾。”

他已经不能反抗。他用颤抖的手推落风帽，扯下而不是解下围巾，向召唤着他的黑眼睛走去。

姑娘的脸发生了变化——下颌耷拉下来，牙齿蠕动着，扭曲着，长长的，发着光。那已经不是人类的牙齿，而是獠牙。

叶戈尔又向前迈了一步。

夜晚开始得不顺利。

我醒来的时候，天才刚黑。我躺着，望着百叶窗缝隙里的最后一丝光亮渐渐消失，陷入了沉思。

已经是狩猎的第五个晚上，至今一无所获，今天也未必幸运。

公寓里很冷，暖气片只是微微发热。我喜欢冬天的唯一理由就是天黑得早，路上行人又少。看看这里……一切早就让我受够了，我真想离开莫斯科，去雅尔塔或者索契等黑海的任何一个地方。我只去黑海，不去别的温暖大洋中那些遥远岛屿：我喜欢身处在被母语包围的环境中。

当然，这只是愚蠢的梦想。

距离到温暖的地方去静养还早呢。

我还没到资格。

电话铃声急促而又令人讨厌地响起来。我摸到听筒，贴在耳朵上——我沉默着，一言不发。

“安东，回答。”

我沉默不语。拉里萨的声音很职业化，但听上去带着疲惫。显然，她一整夜没有睡觉。

“安东，你要和头儿通话吗？”

“不要。”我嘟哝了一句。

“好吧。你醒了吗？”

“是的。”

“发生了什么事吗？”

“没有，没什么。”

“你早餐有东西吃吗？”

“我会去找东西吃的。”

“那就好。祝你顺利。”

拉里萨的祝福无精打采，枯燥乏味。拉里萨不相信我，头儿大概也一样。

“谢谢。”我对着挂断的电话说。我起床在厕所和浴室里转了一圈。我本想把牙膏挤到牙刷上，又想到急着要做的事儿，于是把牙刷放在洗脸盆的边上。

厨房里一片漆黑，但我懒得开灯。我打开冰箱门——一个被拧下的灯泡已经和食品冻在一起了。我看了看锅，上面压着漏勺，漏勺里放着一块半解冻的肉。我拿开漏勺，端着锅，送到嘴边喝了一口。

如果有人认为生猪血美味，那他就错了。

把装着残余血水的锅子放回原处，我进了浴室。昏暗的、发着青光的灯勉强赶走了黑暗。我用力刷了很长时间牙，忍不住又走进厨房，喝了一口冷柜里冰冻的伏特加酒。肚子里不是暖，而是烫。一种冷在牙上、烫在肚子里的奇异感觉。

“叫你本人……”我刚想说头儿，但还是及时地控制住。他甚至连不专业的诅咒都感觉得到。回到房间，我开始收拾扔得到处都是的衣物。裤子是在床底下找到的，袜子在窗台上，衬衫不知怎么挂在朝鲜的处容^①面具上。

古老的朝鲜皇帝不满地看着我。

“好好看家。”我嘟哝了一句。就在这时，电话铃又响了。我在房间里跳起来，找到话筒。

“安东，你想对我说些什么吗？”电话那头的人兴致勃勃地问道。

“没有。”我闷闷不乐地说。

“好吧。你应该加一句‘乐意为您效劳，大人’。”

“不乐意，但是不得不效劳，大人。”

头儿沉默了一会儿说：

“安东，我请你认真点对待现在的工作，好吗？明天早上我等你的汇报，不管是任何情况。好了……祝你成功。”

^① 处容是朝鲜神话中的人物，车海龙的儿子。朝鲜处容的面具常常被用来辟邪。

我并没有感到惭愧，但愤怒的情绪已经平息。我把手机放进上衣口袋，打开门厅的衣柜。想着该用什么行头装备自己。上个礼拜，朋友送了我几件新衣服，但我还是选择了一套普通的装束，简洁而又实用。

不能忘了迷你随身听。我根本不需要声音，但无聊是无情的敌人。出门前，我从门上的猫眼向楼梯口望了很长时间——没人。就这样，又一个夜晚开始了。

我大约六点钟坐上地铁，毫无方向地从一条支线转到另一条支线。时而打个盹，放松一下。四周悄然无声，不过我还是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但对新手来说其实都是很平常的。快到十一点的时候，地铁里人迹稀少，情况才有了变化。

我闭上眼睛坐着。这个晚上，曼弗雷迪尼的《第五交响曲》我已经听到第三遍了。随身听里的碟片是我自己刻录的。里面杂七杂八地录着中世纪意大利人的曲子和巴赫的音乐，与摇滚乐团“艾丽莎”、里奇·布列克莫尔和“野餐”乐队的作品混在一起，随机播放。

有意思的是，总是那么凑巧，听什么旋律就发生什么事。今天的运气落在曼弗雷迪尼身上。

我全身发紧，从脚后跟到后脑勺一阵抽搐，难受得叫出了声来，同时睁开眼睛环视了一下车厢。

我的视线立刻锁定了一个姑娘，一个年轻可爱的姑娘。她身穿一件很讲究的毛皮大衣，手里拿着包和书。在她头顶上方，一股黑色的气体旋风般地旋转着——我已经三年没有见过这种黑气了。

可能因为我的眼神有些不对劲，被姑娘觉察到了，扫了我一眼，马上把身子转了过去。

你最好看看自己的头顶吧！

不，她当然看不见那股黑气。

她最多能感觉到一点轻微的不安。虽然光线很暗很暗，但即便用眼角的余光我也能发现她头上有东西在晃动……就像苍蝇在头上盘旋，又像大热天柏油路上冒起的丝丝白烟。

她什么也看不到，对，什么也看不到。如果她没在冰天雪地里摔

跤，造成头部致命伤而死的话，她最多还能活上一两天。没准她会被汽车撞倒，没准在楼道口被匪徒拿刀捅死……捅死她的匪徒自己也不会明白为什么要杀害这姑娘。大家会说：“多年轻啊，这么早就死了。太可惜了，那么讨人喜欢。”

是啊，当然。她的确有一张善良和漂亮的脸蛋，虽然面带倦意，但没有显露出任何愤恨不满。和这样的姑娘在一起，你会觉得自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想拼命表现得更好。可这也是种负担，让人觉得累。和这样的人最好只做朋友，偶尔调情，彼此坦诚相待。这样的人很少会被人爱上，但大家都会喜欢她们——除了某个曾向黑暗魔法师付过钱的人。

黑色气旋实际上是一种普通现象，仔细观察，会发现还有五六股类似的黑气笼罩在其他乘客头上。这些气旋模糊，暗淡，微微地旋转着。这是最普通的非职业诅咒的结果。比如某个人冲一个人的背影扔了一句：“你去死吧，”或者有人表达得更简单温和：“可恶。”紧接着，从黑暗一方涌来的黑色气旋就会抽取你的力量，让你遇事不顺。

只不过，这样常见的、没水平及非专业的诅咒只能起一两个小时的作用，最多也就持续一昼夜。这种诅咒的后果虽然叫人不快，但不会致命。但是这个姑娘受到的诅咒是由经验丰富的职业魔法师制造的。姑娘自己还不知道，她已经和死人无异。

我无意识地把手伸进口袋，明白自己在什么地方之后，便皱了皱眉头。为什么一到地铁里，手机就没信号呢？有手机的人都不坐地铁吗？

现在我在两难之间挣扎——我肩负的任务即使没有成功的希望也应该去做；这个死路一条的姑娘我也得去救，只是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帮助她。但无论如何，我有责任追踪这股黑气的制造者……

就在这时，我遭到了第二次袭击，这次袭击和上次不同，不抽筋也不疼痛，只是喉咙发干，牙床发麻，太阳穴处的血管突突跳动，手指尖开始发痒。

是的！

但为什么来得这么不是时候。

我站起身来——列车在进站前开始减速。我从姑娘身边走过时感觉

到她在看我，并且在背后盯着我往前走。她感到害怕。她虽然感觉不到悬在她头顶的黑气，但是感到不安。这迫使她开始留意周围的人们。

也许因此她才活到现在？

我尽量不朝她的方向看，把手伸到口袋里，摸到了护身符——一根用缟玛瑙磨成的棍子。我迟疑了一下，试图想出别的办法。

没有，没有别的办法可想。

我把缟玛瑙棍握在手里，手指开始感到阵阵刺痛，然后玛瑙棒变热，散发它所积聚的能量。这种感觉并不虚假，但这种热量不是温度计所能测量的。我觉得自己握着的是火堆里的一块炭，一块表面蒙了冷灰，而中间仍炽热的炭……

我抽出了护身符，朝姑娘瞥了一眼。旋转的黑气颤抖着朝我这个方向微微弯了过来，它是那么强劲，甚至拥有了智能。

我进攻了。

如果当时在车厢里，甚至在整列车上，哪怕还有另一个超凡的人，那么他就会看见一道能瞬间击穿金属和水泥的，令人目眩的光芒闪过……

我还从来没攻击过构造如此复杂的黑气。我也从来没有使用过拥有如此强大能量的护身符。

效果完全出乎意料。悬挂在其他人头上的那些诅咒被完全解除了。一个中年妇女疲惫地拍拍额头，惊讶地看看手掌——偏头痛突然消失了。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呆滞地望着玻璃窗，然后浑身哆嗦了一下，他的脸松弛下来，眼里淡淡的忧郁不见了。

姑娘头上那股旋转的黑气被冲移了大约五米，蹿出了车厢。但黑气的结构没散，又曲折迂回地朝受害者反扑过来。

看它的劲多大！

看它的目的性多强！

据说黑气被逼退两三尺远就会失去方向，粘上最近的某个人。诚实地说，我本人从没有看到过这种现象。这种情况也很糟糕，但对别人的诅咒效力要弱得多，新的受害者还是有获救的机会。

然而这股旋转的黑气再次往回移动，仿佛一条忠实的狗，又回到遇难的主人身边。